

有了富裕钱，再有了“富裕闲”，人们开始张罗、琢磨旅游。

从前的旅游者曾以到处涂写“××到此一游”为快。如今涂写者自己也觉得这么干无趣和小气，所以现在各景点已很少见这种宣示足迹的标语。宣示还是要宣示的，用别的方式。我那个极爱旅游的老朋友，卧室里挂上了大号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。所有的来访者必会被邀请到地图前，看地图上的贴纸。凡她去过的城市和著名风景区，都细心贴上蓝色的小旗——算是她脚板或车轮下“沦陷”了的“阵地”。头发由黑变白，腰板由直变弯，她的小旗们也一年年密密麻麻起来。和客人聊天时她最爱说的就是“那个地方我去过”。直到游不动了，还常倚在床头翻阅几大摞旅游相册。这种打开方式，或可称为地图式或“占领”式旅游，其成就以行迹面积计算。重点是每到一处，赶紧自拍购物立此存照，可算是“到此一游”的文明翻版。今日驴友中，这种打开方式的占比应该还提高。

另一路游客遵从的是“味蕾美学”，山川湖海动植物之态都不甚入他法眼，他的脚步驻留在餐厅、夜市、果园菜场、茶坊酒肆。回味旅游的过往，他最爱说的是“那个东西(一种特产或一道菜)我吃过”。没有知名美食的地界恐怕挤不进他的旅游计划。这种打开方式的旅游成就以味觉记忆计，出游前必查好攻略，务求每一顿每一口都能贡献给当地最有口碑的所在。不过如今网购物流发达，想得到想不到的各路特产各地风味纷纷打包送上门来。略花心思，在家甚至可以吃得更有创意，比如呼伦贝尔碳烤羊腿就北京牛街的芝麻酱火烧，上海凯司令的拿破仑配软焗牛油皮水，阿根廷红虾澳洲和牛同卷淄博烧烤小饼……若非口味刁钻的老饕，非寻那些过了这村没这店的口味不可，大抵也无须舌临其境，味觉“旅游”和脚板旅游竟可脱钩矣。

工作压力加上长假变短假的改革，让不少家庭远游改近游。不扎堆奔知名景点打卡，找个农家乐，钓鱼采摘喝茶打牌，惬意一个周末。这种打开方式用时少，费用省，不疲倦，也玩了，也歇了，回家上班精神头儿不减，划算。

# 旅游的打开方式

唐 韧

人掌，三角梅瀑布或大腿或小股流出来，大捧的野菊花，拥挤着松散着，挺着，歪着，任性撒娇。茶马古道穿村而过，道旁那棵大树下是村里老太太们唠嗑编草帽的地方，我们散步也在那儿歇脚。道上不时有铃铛声，是马帮牵着体验骑马的游客过来。孩子们叫着马来了，马来了跑开去，待马过了又冲着马屁股打赌，这一队是要拐上苍山去呢，还是走到玫瑰园就掉头回来？

体验这些闲散的、人文的趣味，有如重读红楼，不急看故事，而是在某处慢下来，拣些从前忽略的细微处慢慢咂摸，在细枝末节里搜索新东西。如黛玉湘云凹晶馆联句，书中写诗场面不少，初读也就泛观而已。后慢观其选题材(五言排律)，定韵(十三元)，对仗，用典，互评互赞，忽意识到怡红夜宴写晴雯与宝姐姐同庚，而中秋后宝玉祭晴雯的《芙蓉诔》记她生年“十有六载”，黛玉又小宝钗四岁，则有景、新鲜！”抒发的如鬼中天的文坛新秀。为了及时了解日本文学最新动态，保持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交流态势，我们不仅要浏览日本友人寄赠的《海燕》《群像》《新潮》《世界》《小说新潮》等杂志，还不惜重金，订阅了《朝日新闻》《文艺春秋》《文学界》等报刊和部分重要图书。但我不知道先生是《文学》丛书的首席编委，只是实话实说，没想到先生很高兴，不但在序言中谈及此事，还亲自到文艺家协会翻箱倒柜，为我补齐了这套书中所缺的各卷。从此以后，每年选集出版，先生都寄我一册，直至病故。

相对于凤阳邑的艺术范儿，南五里桥头虽市井，倒并不俗气，对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甚至透着亲切，这或许和院墙有关。院墙彩绘是白族民居的传统，蓝色或黑色的云样花框里缀上一小幅一小幅字画，多是水墨山水，兰梅竹菊，与村子背后不断变动的苍山云雾风格相谐。文字或楷或隶，有的言画，徐几笔兰花，文曰“空谷幽兰”，画一条小溪流，

秋山骏先生去世快十年了，我很想念他，总觉得他没有走远，眼前常常浮现他酒后微醺的笑容。

初见先生，是1990年秋天，他参加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。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，处处感到新奇，眼中闪着孩子般天真兴奋的光。在中日作家座谈会上，问及日本文学流派、思潮、动态或作家作品时，团长、小说家三浦哲郎先生就请秋山先生回答。他高屋建瓴，言简意赅，三言两语就能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。不仅中国作家，连在座的日本作家也频频点头，表示赞许钦佩。

一路上，我曾就日本的中间文学、“新人类”文学、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的区别，特别是有争议的作家与作品等敏感问题请教先生，他的回答总是毫不隐讳，一针见血。很明显，先生对于这些问题都曾认真地思考过，胸有成竹。比如在日本文学中有历史小说和时代小说，它们都以历史为题材，如何区分界定？他说历史小说是纯文学，是用现代目光解析历史，依靠的是知性。时代小说是通俗文学，用民族神话梦想和英雄故事构建历史，依靠的是想象力。在交谈中，我发现先生目光犀利，学养深厚，对日本文学史、西方向学史，了如指掌，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。但他如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如果问他那一亩三分地都有什么奇花异草、瓜果梨桃，他就像个闷葫芦，一声不响。

那年秋天，先生回国后撰文说中国使他感到亲切，他爱上了中国，并且在

时兴的团队骑行也可算一种打开方式。曾看到从广西一路骑至云南的摩托车队，男男女女十四五人，三四十岁上下，被连绵两天的中雨阻在路上，在村里头的文化长廊(有护栏有长座椅的那种木顶廊子)借住。对面是一处干净宽大的免费公厕，可以洗洗涮涮；他们带着帐篷和柴油炉，自己做饭，湿衣服张挂在廊子四周。只要时间和精力充沛，这种无须一文宿费的打开方式，体验倒比前几种丰富：游的不是某个地方，而是一段旅程；旅游者体验的不仅是目的地景观，还有沿途风光、旅途轶事和朋友们之间的相互扶持。

旅游这事儿，与读书类似，也有粗细分。走马观花有走马观花之趣，喜欢的地方一去再去，也有反复摩挲品味之乐。

拿大理来说，海拔高，夏天清凉，物产也丰富。我们家去了一次就惦记上了。七年间在那儿过了三个夏天。从梗概读到细节，从风物读到民情。

头一次去，把可以“到此一游”“到此一吃”之处都经历过了，登苍山环洱海，喜洲双廊，古城三塔，鸡枞松茸火腿、饵块、汽锅鸡，白族的傣族的小吃……这就好比第一遍读《红楼梦》，好歹先把关键人物和宝黛爱情悲剧的主线捋清了。

二刷就不打卡了，在洱海和苍山间的村子里随意消磨时光。小外孙也大些了，下洱海打水漂，骑马上山，摘野果追松鼠找蘑菇，好玩儿的太多。大理号称自由职业者的天堂，我们住的凤阳邑小村就驻扎了不少艺术家，玩陶泥的，画画儿的，做扎染的。村子也跟着艺术起来。有年头的老屋围着石头垒的院墙，植物们爱怎么长怎么长，墙头冒出个仙

# 怀念导师秋山骏

陈喜儒

定评的大家名家，或者如日中天的文坛新秀。为了及时了解日本文学最新动态，保持高层次高水平稳定的交流态势，我们不仅要浏览日本友人寄赠的《海燕》《群像》《新潮》《世界》《小说新潮》等杂志，还不惜重金，订阅了《朝日新闻》《文艺春秋》《文学界》等报刊和部分重要图书。但我不知道先生是《文学》丛书的首席编委，只是实话实说，没想到先生很高兴，不但在序言中谈及此事，还亲自到文艺家协会翻箱倒柜，为我补齐了这套书中所缺的各卷。从此以后，每年选集出版，先生都寄我一册，直至病故。

秋山先生生于1930年，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系，曾任新闻记者，东京农工大学、武藏野女子大学教授。1960年，他的评论《小林秀雄》获《群像》新人奖，一举成名。他的著作不多，有《中原文中评传》《想象的自由》《无用的告发》《步行和贝壳》《铺路石的思想》《人生的检验》十余本，是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“内向一代”作家群的代表评论家，以探索精神的起源而著称于世。他的文章朴素简洁明快，单刀直入，犀利辛辣，既有评论家的深刻、缜密、凝重、敏锐、渊博，又有散文家的精致、激情、真诚、坦荡，风格独特，自成一格。

大约在1991年前后，中日两国作家在座谈中经常谈及纯文学，但在理解上却大相径庭。比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张洁的《沉重的翅膀》，山崎丰子的《浮华世家》，渡边淳一的《花葬》等，中国作家认为是纯文学，而日本作家却认为是大众文学。把中日文学稍加比较，就会发现，中国的所谓纯文学，大部分属于日本大众文学的范畴，中国的通俗文学与日本的大众文学大体相同。这种概念和内容的交叉和混淆，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误区，所以我想，只要搞清楚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，就可以扫除交流中的暗礁。1995年春天，我写信向先生请教：日本纯文学这个概念是谁，何时提出来的？是否有准确的定义？日本纯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？目前日本纯文学的状况如何？

信寄出后，我又后悔不迭，因为在先生的著作中，未发现与此有关的文章，想必不在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内。而且我提出的这些问题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，需要花费很大精力，查阅大量资料，才能得出结论，但覆水难收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
没想到，仅过一个多月，就收到先生从东京发来的洋洋近万言的特快专递。估计先生接到我的信后，马上停下手边的一切工作，全力以赴，解答我的问题，他说：

纯文学没有定义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诗人、评论家北村透谷(1868—

1894)在《何谓干预人生》(1893年)一文中提出来的。

那么，什么是纯文学呢？横光利一(1898—1947)在《纯粹小说论》中说，纯文学就是私(我——作者注)小说。

久米正雄(1891—1952)说“一切艺术的基础都是‘私’”，所以作家赤裸裸地、原汁原味地描写“私”，才是艺术的正道、基础、真谛。

小林秀雄(1902—1983)在《私小说论》中也说，描写“私”，就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一样，是文学新的发现。描写“私”，就等于不断地探索“我是什么”。尽管私小说是作家描写自我的作品，但又不完全局限于作家个人的生态、感觉、日常琐事。私小说作家真正的追求是以自己为素材，探索人生的底蕴、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。

以上关于纯文学的讨论原本是某一时文学高峰论坛上的特殊话题，是极冷僻孤独的思考。一般的读者和知识分子可能没有一个人想过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托尔斯泰、福楼拜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写的是“通俗小说”……

战后，即五十年前，纯文学等于私小说的说法就已消失。我认为现在日本所说的纯文学，在概念上与中国的纯文学可能没有太大差别。

收到先生的信后，我马上译成中文，摘要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(1995年7月19日)和《文艺报》(1995年9月29日)，以期使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日本的纯文学。先生也把这封信发表在《群像》杂志，并收入他的散文集《一粒沙子的记录》中。

1996年秋，我应邀赴日进行中日纯文学比较研究，并请先生做我的指导教师。说句老实话，在先生访华之前，我没看过他的文章，而且对一些云山雾罩的评论家也无好感，但我日本作家的目光中，读出了他的价值和分量，以至后来读其人，读其书，投其门下，做他的学生。先生很热心，为我开列书目，介绍我去讲读社资料室查阅资料。是年，先生的长篇评传《织田信长》连获野间文学奖、每日出版文化奖两项大奖，一时洛阳纸贵，一册难求。我去花店选了一盆最贵重的蝴蝶兰表示祝贺，先生很高兴，回赠我一瓶家礼炮21年苏格兰威士忌。先生爱酒，这瓶美酒不知珍藏了多少年，自己舍不得喝，送给我这个滴酒不入的人，实在是明珠投暗，本想还给先生，又怕失礼，回国前，我请好友把酒喝掉，留下瓶子做纪念。

研究中，不时遇到一些问题，需要请教，但先生很忙，一是在大学教书，二是为报刊写文章，三是参加出版社、文学团体的评奖工作，见一次不容易。先生告诉我，他在获注的读卖新闻文化中心有个文学讲座，每月去两次，可到这

文曰“枕石漱流”；有的写景，“苍洱毓秀”“皓月千里”，文采更好一点的还有“岩高千丈虎，松老一山龙”；也有表达为人处世的理念，如“谨言慎行”“与人为善”“澹泊明志”“宁静致远”……也不知是主人家刻意挑拨的，还是写学的秀才们自由发挥的。

彩绘之外，不少院墙上还挂了署名“大理市妇联”的木牌。比起常见的“五好家庭”，这些木牌的表扬对象要具体许多，如“好婆婆”“好儿媳”以及“双合格家长”。各家门口偶有自家张贴的文字：门框上贴了白对联“生前记得三冬暖，死后思量六月寒”，该是刚走了老太太；大门上贴了“马、马姓喜寓”，这家小两口刚结婚，且都姓马。某家墙外巴掌大一处菜地，也郑重其事挂了牌子，上书“赵大姐姐菜园”。

城里小区多年邻居也不见得都知道姓氏名谁。到了这儿，从村头走到村尾，单看墙上这些文字，左邻右舍就能了解不少，这是村庄的社会生态。

对于游客，有两条白底红字的外墙标语更让人印象深刻，一条是：

各民族都是好兄弟，好兄弟都要过

上好日子  
一条是：  
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

是村委会党支部“宣”的，却没有硬铮铮的政治词汇，人情味满满。村口常会有吆喝“卖——刺(刺)鱼！”的，他卖的是鲫鱼，分两桶，一桶养殖的，一桶洱海里捞的。鱼都活蹦乱跳，煮汤挺鲜。那天他正吆喝着，同村一个小伙子骑着三轮车过，回头学着他的腔调喊“卖——死鱼！”，卖鱼的笑着回道“再乱叫我不撕了你的嘴！”这是属于村道边的笑谈。

大理是熟悉的，但在某个村里呆上一阵，仍会这里那里窥见一点新鲜的，以前未曾注意过的风土民情，这不也是一种旅游的乐趣吗？

旅游打开方式不同，并无高下尊卑之分，但不同的打开方式会让人对一个地方有不同感受。在你的回忆里，它是地图上名号响亮的一个点，还是你身后的背景板，或是反射性地咽口水，又或是层层叠叠的许多故事，取决于你的打开方式。

妹妹曾说她才去过大理，抱怨人多又多挤，商业化很严重，一点儿好感也没留下。我猜想她多半住了古城，逛了那些扎堆卖纪念物、小吃和民族服装的店家，目之所及尽是过度包装内容雷同的各种“特色”，耳边充斥着旺季的人声鼎沸和风格各异但揉在一块儿的氛围音乐，走道还免不了要停下来候着拍照的游客摆各种pose。年轻人或许爱这种热闹，对退休多年的她来说，这样的打开方式显然不对路，难怪她闹心了。



神思·遨游(国画)李昂

我有厨师解鱼时那种明快、神气、优美吗？他在观察点心师制作日本点心时，心里想的还是他的评论：我终于明白，一个日本人如果不接触日本的古典、日本的短歌俳句，语言很难成熟。日本点心集日本自然之精华，可以说是日本古典文化的味觉化。每一块点心，就是一首日本短歌，一首俳句。日本点心可能是以无形的、眼睛看不见的、日本人生活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为原料，提炼精制而成。

但是，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，自己属于哪个阶层，是富是穷，他却说不清楚。本来，他无房无车无儿无女，与妻子一直住在1956年租赁的两间一套的单元中，初起连个窗帘也没有，挂的是一条床单。有时买不起菜，就把海带用剪刀碎碎蘸酱油下饭。但这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文化名人却从不怨天尤人，而是随遇而安，只要有书读，就心无旁骛。他在《我是穷人吗》一文中说：什么是贫穷呢？很久以来，我一直搞不明白。我时常想，我算不算穷人呢？他经过一番分析对比之后认为：我不穷。

在我准备写论文时，先生看了我的提纲后说，论文章调枯燥，不如写散文随笔，讲述你在日本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更有价值。当时我也正在犹豫，绞尽脑汁写就的论文，即使侥幸发表了，没有几个人看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先生的意见，正中下怀，于是决定用散文的形式，写我眼中的日本作家与作品，后结集为《樱花点缀的记忆》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我请先生赐序，没想到先生寄来的序文由著名小说家黑井千秋、高井有一和他，三位日本艺术院士共同署名。我虽然喜出望外，但也诚惶诚恐。日本艺术院，是日本政府为发展文化事业，表彰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并给予优厚待遇，于1907年成立的特设机构。院士为日本最高艺术称号，定额为120人，终身制，去世一位补一位，其中包括绘画、书法、雕塑、建筑、小说、诗歌、评论、翻译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等诸门类，获此殊荣的作家评论家大概也就七八位而已。先生在序中称我为日本作家的珍贵的朋友，说“这些文章是作者依据自己的观察、思考和印象而描绘的日本作家群像，想必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，同时对于了解日本文学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”。我何德何能，得此谬赞，实不敢当。

2011年秋，我去日本写《野间宏论》，住在热海，有一次去东京参加中日作家座谈会，见到了先生。他面色憔悴，精神萎靡，脚下无根。他说前年大病一场，险些丧命，现在已遭医嘱戒烟酒。我知道烟酒不仅是他的嗜好，也是点燃他智慧的花火。如今火花熄灭了，他的生命也失去了活力和光彩。我握着他冰凉的手，本想安慰几句，但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强忍着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幸好这时黑井千秋先生走过来，说原来有许多野间宏的资料，没地方放，都捐给了日本近代文学馆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介绍我去查阅……

2013年10月2日，秋山骏先生病故，但他的师德师风，永远滋润温暖着我的心。